

被遮蔽的 魯迅

魯迅相關史實考辨

魯迅觸犯了〈婚姻法〉嗎？
魯迅並非死於肺病？

葛濤

著

本書作者從新發現的
相關史料中考辨魯迅的婚姻、著作、
研究狀況及魯迅相關的一些史實。

被遮蔽的 魯迅

魯迅相關史實考辨

葛濤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被遮蔽的魯迅：魯迅相關史實考辨 / 葛濤著.-- 一版. --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2012.08
面；公分
BOD版
ISBN 978-986-221-975-1(平裝)

1. 周樹人 2. 傳記 3. 史料

782.884

101011722

目次

關於魯迅其人的史實考辨

魯迅、壽洙鄰與周作人的一則佚文考論	007
趙蔭棠與魯迅考略——兼談魯迅的一則佚信	010
回到歷史語境審視魯迅與許廣平的關係 ——兼與張耀傑先生商榷	018
回到歷史語境審視魯迅與朱安的婚姻關係 ——兼為朱安討一個公道	035
不能以「瞞和騙」的手法掩蓋魯迅婚姻問題的真相 ——駁《論魯迅婚姻所涉及的法律問題》一文的十大謬論	047
魯迅的五大未解之謎 ——21世紀初魯迅論爭的文化研究	082

關於魯迅其文的史實考辨

魯迅訴章士釗的訴狀與互辯書考論 ——兼談章士釗的兩則佚文	117
新發現的魯迅題《初期白話詩稿》佚文本事	138
新發現的魯迅致蔡元培書信本事	144
新發現的魯迅致蕭軍書信本事	150

再談《域外小說集》的存世數量	156
魯迅給唐弢的日語學習書目應當收入魯迅書信之中	161
魯迅與但丁的文學聯繫	165

關於魯迅研究的史實考辨

許廣平與電影《魯迅傳》的創作——兼談許廣平的三則佚文	193
茅盾談電影劇本《魯迅傳》的兩則佚文考	212
巴金談電影劇本《魯迅傳》的一則佚文考釋	226
從新發現的李立三講話記錄再談李立三和魯迅的會見情況 ——兼向朱正先生請教	235
曹靖華、陽翰笙談電影劇本《魯迅傳》的佚文	250
嚴文井、何其芳談電影劇本《魯迅傳》的佚文	257
塑造魯迅銀幕形象背後的權力政治 ——以〈《魯迅傳》座談會記錄〉為中心	265
從「革命家魯迅」到「文學家魯迅」：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塑造魯迅 銀幕形象的艱難嘗試——以夏衍的集外佚作電影劇本《魯迅傳》 第四稿手稿為中心	288
「魯門小弟子」蕭軍與毛澤東文化秘書胡喬木在「延安文藝座談 會」前後關於魯迅的論爭	306
許廣平關於魯迅的一則佚文考論	330
寫在魯迅著作版本的邊上——略談幾則題跋	334
唐弢與魯迅藏書的保護	344
章士釗在「女師大」風潮中與魯迅打官司的四則「佚文」	352

關於魯迅其人的史實考辨



魯迅、壽洙鄰與周作人的一則佚文考論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再版附識》中寫到：「此書印行之後，屢承相知發其謬誤，俾得改定；而鈍拙及譚正壁兩先生未嘗一面，亦皆貽書匡正，高情雅意，尤感於心」。查《魯迅日記》，1925年5月9日記：「得鈍拙信。」這封信指出「《中國小說史略·清之擬晉唐小說及其支流》中所說的灤陽轄屬於奉天，應為轄屬於熱河。」（參見《魯迅全集》8卷第139頁注②）

後人考證出這位魯迅先生「未嘗一面」的鈍拙先生即是魯迅先生的老師壽鏡吾先生的次子壽洙鄰先生。

再查《魯迅日記》中有關壽洙鄰先生的記載，可以看出，自1912年9月21日記「晚壽洙鄰、錢稻孫來」始，至1929年3月29日記「洙鄰來，贈以《遊仙窟》一本」止，共有51次記載之多。其間，魯迅先生與壽洙鄰先生多次互訪、同飲。在壽洙鄰先生擔任平政院記錄科主任兼文牘科辦事書記（1914—1928任此職）時，他曾向魯迅先生通報平政院審判魯迅訴章士釗案取勝的消息。（參見《魯迅書信集·260225致許壽裳》）另外，壽洙鄰先生也曾陪同魯迅先生看屋買房。（據《魯迅日記》1919年4月13日記載）

由上述記載可以看出，魯迅先生與壽洙鄰先生交往頻繁，是至

交，但魯迅先生至死都不知到曾給他的《中國小說史略》匡正謬誤的「鈍拙先生」竟是自己恩師的次子，也是自己好友的壽洙鄰先生，於是就有了壽洙鄰先生在一本《中國小說史略》「再版附識」邊上的如下題記：

鈍拙其人即我也，我因此書中不知灤陽為今熱河，故貽書以告魯迅，然終未面告之也。

洙鄰

（按：此據手跡錄入，標點係筆者所加。）

這段題記流露出壽洙鄰先生對魯迅先生的內疚之情。

這本壽洙鄰先生題字的《中國小說史略》是否是魯迅先生所贈的那一本，尚有待考證。查《魯迅日記》，1925年11月28日記「寄贈洙鄰《小說史略》一本。」另外，在1925年10月9日記：「寄錫琛、西諦、譚正璧以《小說史略》各一本。」這個譚正璧即是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再版附識》中所提到的為他提出修改意見的譚正璧。但在《魯迅日記》中查不到贈《中國小說史略》給「鈍拙先生」的記載，這可能是因為魯迅先生始終不知到「鈍拙先生」是誰，因而無法贈書。好在他送給好友壽洙鄰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或許能彌補這一遺憾。據筆者推測，極有可能是，壽洙鄰先生在接到魯迅先生寄贈的《中國小說史略》，讀到封二所刊「再版附識」後，提筆在「再版附識」旁邊留下上述題字，但這本《中國小說史略》上沒有魯迅先生的任何題字和印章，所以，尚不能最後確定這本《中國小說史略》就是魯迅所贈壽洙鄰先生的那一本。

這一文壇佳話引起了周作人的重視，於是又有了周作人在該書扉頁上的如下題詞：

此為壽洙鄰先生遺書之一，先生於六一年一月去世以後，壽師母整理遺物，承以是見賜，中有題記，頗足供研究是書者之參考。今特以捐獻於魯迅博物館。時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二日。

作人記 （知堂書記）（印）

查《周作人年譜》，1962年2月12日記：「將《中國小說史略》託常維鈞轉贈魯迅博物館，因此書上有壽先生所寫的批註」。

這兩則題記無疑為研究魯迅、周作人、壽洙鄰三先生的關係提供了珍貴的史料。這一本《中國小說史略》也因有了這兩則題記而彌足珍貴。

趙蔭棠與魯迅考略

——兼談魯迅的一則佚信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魯迅全集》對趙蔭棠先生的注釋如下：

趙蔭棠（1893—？）字憩之，河南鞏縣人。1926年間為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講師。《莽原》週刊的投稿者。

這樣的注釋略顯簡單。90年代中期以來，學界陸續有人關注起趙蔭棠，姜德明先生的《魯迅與趙蔭棠》¹和張泉先生的《魯迅同時代人趙蔭棠及其後來的道路》²是其中較為重要的文章。筆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繼續查閱一些資料，大致瞭解了趙蔭棠的一些簡歷，並注意到一些較為有價值的材料，以補正此前的相關文章，並以此就教於方家。

¹ 姜德明《魯迅與趙蔭棠》見《夢書懷人錄》，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

² 張泉《魯迅同時代人趙蔭棠及其後來的道路》，刊《魯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6期。

一、趙蔭棠生平述略

趙蔭棠（1893—1970）曾用名全光，慙之，筆名老鐵等，河南鞏縣人。曾在北大國文系旁聽³，後入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師從錢玄同等學習聲韻學⁴，1925年6月，研究所畢業後⁵，曾先後任教於河南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趙蔭棠在國學研究所學習聲韻學期間，曾與友人發起組織過文學團體微波社，並創辦《微波》旬刊。20年代末，他在北京與許玉諾合編過《華嚴》、與廬隱合編過《明天》，以及河北民國時報週刊之《鵠》，1928年在北平華嚴書店出版了編譯的文論集《風格與表現》，後轉向學術研究，很少從事文藝創作。1932年，他受聘於北京大學國文系，講授音韻學，後在私立輔仁大學任教時開設《韻學源流》等課程。1937年抗戰爆發後，沉默了一年。40年代，他「一半為應付朋友的文債，一半為籌稿費，於是又大寫特寫起來」，常以「老鐵」的筆名發表小說，成為北平淪陷區較為活躍的作家，並被列入《國民雜誌》「古城文學家介紹」系列之六。1944年11月，他作為華北淪陷區的11名代表之一，出席了「第三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其間，趙蔭棠出版了短篇小說集《父與子》（1944），以及長篇小說《影》（1945年）。1945年，趙蔭棠奔赴解放區，先後在張家口農業專科學校、民眾教

³ 參見《北京大學日刊》民國14年6月3日「研究所國學門通告」；現將已審查合格之研究生姓名、籍貫、履歷及演技題目公佈如下：題目：建安文學。……魏建功等五人未經本學門委員會審查完畢後，再另行公佈。另民國14年9月3日「研究所國學門」通告：准予畢業者：魏建功，本科四年級。按：這一材料一方面表明趙蔭棠與魏建功曾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同學，另一方面也證明魏建功直到9月初才畢業。魏建功畢業後曾留研究所做助教。

⁴ 參見錢玄同〈評趙蔭棠的《中原音韻研究》〉，《錢玄同文集》第4卷，劉思源等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

⁵ 同注釋3

育館等處任職。新中國成立後，先後在北京師範大學附中任教員，後在河北師範學院中文系和西北師範學院中文系任教授，1970年逝世，終年77歲。

作為一位著名的語言學家，趙蔭棠著有如下學術著作：《中原音韻研究》、《錄斐軒詞韻時代考》、《康熙字典字母切韻要發考證》、《中洲音韻流源考——各版本的關係與發生的次序》、《清初審音家趙紹箕及其貢獻》、《切韻指掌圖撰述年代考》、《明清等韻之存濁系統》、《明清等韻文之北音系統》等。

二、趙蔭棠與魯迅的交往述略

1925年4月20日《晨報》報導了開封軍士姦污河南高師學生的新聞，5月4日《京報副刊》刊登了魯迅4月27日致孫伏園的信，該信轉述了向培良認為此事純屬子虛烏有的觀點。這封信引起了爭論，魯迅於5月6日在《京報副刊》發表《啟事》，聲明退出此次論爭。《魯迅日記》1925年5月6日記：「得趙蔭棠信」。幸運的是這封信至今仍然被保存在魯迅博物館中。趙蔭棠的這封信主要「以自己調查的情況，證明此事『實是烏有』」。內容與《婦女週刊》五月十三日他自己的那篇《謠言的魔力》大同小異⁶。

《魯迅日記》1925年5月29日記：「晚有麟來。趙蔭棠來。長虹、鍾吾來。」根據趙蔭棠《回憶魯迅》一文所記：「剛坐下，把交換廣告的事同魯迅先生談完後，又進來兩位同學，一個是尚君鉞，另一個是高君長虹。」所謂「交換廣告的事」，趙文中還有如下的記述：一次課間休息，我去教員休息室找魯迅，開頭便問：

⁶ 參見楊燕麗《河南女高師鐵塔事件書信兩封》刊《魯迅研究資料》（23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2年3月出版。

「《微波》旬刊，先生見到了麼？」魯迅很客氣的回答：「見到了，是你辦的麼？」趙蔭棠是受夥伴之託來問《微波》能否與《莽原》雜誌交換廣告。從這段記述，可以推斷范泉先生主編，上海書店1993年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派詞典》關於「微波社」成立於1925年6月的時間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在趙蔭棠5月29日去拜訪魯迅之前，魯迅已見到過《微波》旬刊了。

查《莽原》週刊，果然找到了《微波》雜誌的三則目錄，因阿英所著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卷對《微波》旬刊也是只記其名而未加介紹，所以轉錄《微波》的目錄如下：

《莽原》週刊第7期（民國14年6月5日出版）刊登了「《微波》第一期出版了」的廣告。這一期的《微波》目錄如下：

文藝的起頭	蔭棠 譯
歸途	子惠
裝飾品	愛之 譯
老薛的故事	春芝
斷線的風箏（一）	景星
閒話	編者
通信處：北京大學收發課轉微波雜誌社	
價目：與本週刊同（按：與《莽原》同）	

《莽原》第8期（民國14年6月12日）刊登了《微波》第二期的目錄：

歷史的謬見	蔭棠 譯
無題	孜研

（按：因裝訂線過深，無法看到餘下的文章名）

《莽原》第11期（民國14年7月3日）刊登了《微波》第三期的目錄：

狂歌	斧堅
表現的藝術	憩之 譯
斷線的風箏（二）	景星
女孩兒的死	張定璜
車夫	繼美
問少年	吳造我
鐵韓斯（上）	王少明
唾壺（一）	柳險

附帶提及，姜德明先生在《魯迅與趙蔭棠》一文中認為與趙蔭棠合辦《微波》雜誌的「魏君」可能是魏建功。因為趙、魏此時同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但因無法查到《微波》旬刊而無法確定（筆者按：《全國中文期刊聯合目錄（1833—1949）》和《北京大學日刊》均查不到關於微波社的記錄）。不過，筆者認為這位「魏君」也可能是趙蔭棠的同鄉和同學魏春芝，因《微波》旬刊第一期即有署名「春芝」的文章，而較不易確認為有魏建功的文章。筆者查閱過幾部現代作家筆名詞典，尚未發現《微波》作者中有魏建功先生的筆名，另外還當面向魏建功先生的公子請教，據他回答，魏建功先生的日記中並沒有提到過與趙蔭棠發起成立「微波社」並合辦

《微波》旬刊之事，魏建功此時正與友人忙於籌建黎明中學⁷。

值得注意的是，尚鉞在1925年7月10日致魯迅的信中⁸（此信現存魯迅博物館中）提到過微波社：「我因從來開封，我與張目寒就弄得不對頭，……可是在張目寒心中，卻大大種上一種仇恨。此外，我還有一件很危險的事情，即聽說曹靖華和微波社諸同人，將在河南《新中州報》社要求出一副刊，其目的即在『打倒《豫》報社，罵死尚鉞』，並且還『使我永世不得露頭』。將來不開戰則已，一開戰我定將雙份都寄與我師看，不過他們要是謾罵（如曹君文）我或者也竟置之不理。」

這封信表明尚鉞與微波社有較大的矛盾，但筆者未能查到《新中州報》，所以無法知道他們之間有無開戰，以及開戰的詳情。但也可從中推測出微波社的成員可能都是由河南人組成的，另外，也可旁證，那個「魏君」是河南人魏春芝，而非江蘇人魏建功。

《魯迅日記》1925年7月14日記：「……得趙蔭棠信。晚仲芸、有麟來。長虹來。夜雨。得呂雲章信。」

很遺憾，這封信為能保存下來。不過，筆者推測，信中可能談及《微波》旬刊停刊的事，因為《微波》旬刊在《莽原》週刊只登了3次目錄（最後一次是1925年7月3日），在《猛進》週刊也只刊登了第3期的目錄，如無意外即停刊的話，趙蔭棠沒有理由不在上述兩刊繼續刊登出版廣告。另外一點，可能是趙蔭棠在1925年6月畢業後曾赴河南大學任教（即尚鉞1925年7月10日致魯迅信中所說的「曹靖華和微波諸同人將在河南《新州中報》刊出一則副

⁷ 魏建功《憶三十年代的魯迅先生》「1925年五卅運動裏，我們幾個人發起開辦了黎明中學。」參見《魯迅回憶錄》257頁，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⁸ 參見趙蔭棠、魏春芝等河南同鄉人聯合會的《公奠李邦翰先生啟事》，刊《北京大學日刊》，民國14年5月26日出版。

刊」），從而無法在北京繼續辦《微波》旬刊了。倘如此，《微波》旬刊存世還不到3個月，即1925年5月—1925年7月。

《魯迅日記》1926年1月18日記：「午後訪李齊野，託其寄朋其稿費十二；遇張目寒，託其寄蔭棠稿費二。」

《魯迅全集》對趙蔭棠的注釋中也說明趙蔭棠是《莽原》週刊的投稿者，但是遍查《莽原》週刊，也沒有發現署名「蔭棠」或「憩之」的文章。《莽原》週刊創刊於1925年4月，趙蔭棠與魯迅聯繫的最早紀錄是1925年5月6日，另外，趙蔭棠於5月29日還拜訪過魯迅，所以趙蔭棠在《莽原》週刊發表文章的可能性極大。從時間上推斷，1925年11月27日出版的《莽原》週刊32期最有可能刊登趙蔭棠的文章。該期目錄如下：

劣者	我讚美著秋天
黃鵬基	狂言
青爾	三真天子
朱大	血的嘴唇的歌
魯迅	評心雕龍
朋其	偽的求曙光的人
王星華	可恥的三聲——嗚呼

這些作者中，只有「青爾」不詳，不知是否即趙蔭棠？

令人興奮的是，趙蔭棠還在《回憶魯迅》一文中披露出魯迅寫在信封上的一則遺墨：

內函並銀兩元，乞面交 趙蔭棠兄。迅託。

一·十八